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五七・經部・詩類

詩說十二卷總說一卷〔宋〕劉克撰……………一

詩疑二卷〔宋〕王柏撰……………二二三

詩傳注疏三卷〔宋〕謝枋得撰〔清〕吳長元重輯……………二二三

詩集傳附錄纂疏二十卷詩傳綱領附錄纂疏一卷詩序附錄纂疏一卷〔元〕胡一桂撰……………二七五

直音傍訓毛詩句解二十卷〔元〕李公凱撰……………四八九

詩集傳名物鈔音釋纂輯二十卷〔元〕羅復撰……………五八七

詩

說

〔宋〕
劉克
撰

據北京圖書館藏宋刻
本影印原書版框高二
一毫米寬二八八毫米

卷二、卷九、卷十原缺，今以南京圖書館藏清抄本補配。

詩說序

吾夫子發明至理以垂訓萬世未嘗不援詩以爲證中庸大學義理之精微必以詩發之豈聖人之道皆有得於詩所以垂之天下萬世者必待詩而後信耶抑其作詩者皆聖賢之盛耶又況聖人因詩以推廣其義宏遠精微皆詩旨之所未及洙泗之間諄諄爲學者言未嘗不以詩爲先彼春秋諸賢說詩以助其說者何啻千里之繆然後知詩之果爲難言也似若六經出於聖人之暮年前乎此則書藏於史禮樂存於名數易爲卜筮其公於上下之所通習者詩而止爾故不學詩不爲

周南召南者皆不足以爲士誦詩三百固以爲多而有餘用所謂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者特學詩之細事三千之徒可與言而終不與之言者賜與商而止爾聖人蓋予人以共學而不予人以共知乃如此然則詩人之託物致意情旨幽遠不解其辭而求之於序序之與詩文體升降遠不相侔託詩之名演而爲義者多矣揣詩之義臆而爲說者亦不少且以漢魏文章之盛辭旨淹洽未嘗有援詩序之辭者惟東晉補亡模倣序義晉唐四言皆循其法近世場屋命題乃以詩序同於正詩儒先有欲去詩序者至其訓釋又多依倣

序意竟亦不能去也克之學詩似若於序無預固未暇論其合與否也然序之出於詩人或卜商或大小毛公皆莫得而準序之名氏猶不可知況於詩乎詩之言辭猶不可知況其旨乎然則言詩之難其人聖人豈欺我哉其間又有甚可疑者焉按左氏傳季孫行父以襄公五年卒不以壽聞者也姑以七十歲爲準在僖公薨年纔十有一歲安有八九歲之兒顧乃請命于周用前代未有之典出於諸卿之右哉幽籥幽詩幽雅幽頌見於籥章所掌說者乃謂盡該於七月之詩其然乎周宣石鼓之歌審如退之所謂孔子西行不到

秦則祁昭之詩聖人嘗爲之折衷矣何所矣而不編耶季札觀於周樂時則孔子之生二十有六年矣其先後次第與今毛氏所傳無絲忽少異是吾夫子終未嘗置繩尺於其間也彼所謂逸詩者其逸於未刪之前耶抑逸於既刪之後耶聖人於詩纖悉必盡義有未的則裁而正之辭有牴牾則刪而去之四始主於文王黍離降於國風皆訓典之大法禮義之大權非雅頌各得其所之謂乎嗟夫後死者之於斯文欲如身親見之盛抑亦不知量也已如以援證之詩言之則是經豈非聖門之全書乎紹定壬辰十月信安劉克自序

家君所著詩說每篇條列諸家解而繫己意於後其所纂輯家數視東萊詩記加詳亦互有去取又以詩記所編朱解乃文公初筆其晚年詩解成時呂成公已下世更別為目繫於朱曰之次書成歲在篋中有年恨遭攻劫遺失數卷先儒固已各

有成書惟

家君所著未曾流布茲且以其說之僅存者與書說對刊仍錄原本之副于學宮或補為完書以謝後學則有望於將來之君子淳祐六年人日迪功郎郴州州學教授劉坦百拜書于直舍

總說

自專門表章以後儒者之於六經盡心焉矣耳為之訓詁為之正義為之集解使後之學者識所指歸此其所以配享先聖廟廷者也若當論之何晏左氏之杜預范甯皆自之曰集解惟何晏併著姓氏固優於杜范矣近世之解經者盛於前古一經之說多至數百家要其發明之功能增益於先儒者蓋寡且聖人諄諄誨人以學詩良以其未易學也呂成公盡取諸家之說繫以名氏而謂之詩記其所特見則疏其後纂輯去取遂成其書參以前例皆得謂之

譌如蕭德施之於文選者也良由識見之得失學問之高下皆於是發焉故纂輯之工得以居譌製之名然則詩記其呂成公所譌歟

小雅之詩凡七十有四世傳毛氏之詩而六亡詩不與於什附見於鹿鳴南有嘉魚之中呂成公依蘇氏更之六亡詩得與於什遂有彤弓祈父小旻北山桑扈都人士之什而其次序則依六月詩序之文謂與鄉飲酒燕禮奏樂之次皆合其果孔子之舊乎蘇氏之由庚崇丘仍毛氏之次第者呂成公皆釐正之矣六月之序又果當時詩人之辭

乎是未可知也

漢之專門在詩雖有齊魯韓之異班固謂魯最近之恨未獲見爾以諸家雜引驗之四家之詩不過音字與說之異耳其刪次之本於古先者不得而異也

自古聖王以詩立教其形於聲歌播於音樂相告語於學士大夫與天下之所傳誦講習者唯詩而已其必出於聖賢盡於情性關於天下國家而後其詩傳焉習焉聖賢不作吾夫子將使後死者得與於斯文列之於經而加刪定焉一辭一義少有未合則從而折衷之如素以爲絢止以

先後之非次而刪之矣如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又以義理之舛而刪之矣如不忒不求何用不臧雖詩之所存已微其義不但以此進子路也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其能三復之者則任其兄子終身之託此又羣弟子學詩之實事也若子貢問答貧富之說以迎解於切磋琢磨之語雖一時許以言詩而子貢實未之達乃於大學自發之由是以推豈非聖人終未嘗與子貢言詩乎

春秋之際諸大夫之歌詩皆今之所學也于時未折衷於聖人而諸國固已通習之矣似若出於詩人之所詠嘆傳

之其國傳之天下已若今之所謂經乎今之所謂經者未必通習之也詩之在當時皆已傳誦習熟若後世之以詔立是學者焉是公天下之所共學者皆詩也書藏於故府易寓諸卜筮惟詩者學士大夫之所通習至吾夫子而後有所折衷春秋所歌皆不類者道散學失才質不足以有知雖聖門猶難予言而況夫人于此聖人所以諄諄誨人以學詩者也

國風皆以國繫未有以義與父繫之者七月則以函繫之如邶鄘者也然則以地繫之則猶以國也惟二南不然以南言則以義繫也以周召言則以人繫也說詩者大抵以分陝爲言分陝之說實不可盡據周官以三公爲卿老則以卿分也非若公羊所謂陝之東西也設若果爲分陝必在武王成王之後若文王安得有之如謂二南之詩各出於周召所分之地召南有召伯之詩周南未嘗及周公何哉二南皆文王之詩而有后妃夫人之異又何哉王化有淺深有終始繫之二公必有大旨要之周南召南則自有此詩已有此義矣義在南者南言王化也武王未勝殷之前不敢以王化自居託南以言化故詩鍾之詩曰以雅以

南以簫不偕南可以並於雅矣簫者周禮之匏簫也二詩皆王業之基也皆簫師之所掌簫以匏爲主與王之本故也子夏所謂王者之風諸侯之風抑以后妃夫人爲詩序故演爲此說耶然所謂先王之所以教若指大王王季爾于斯時也召伯安在哉不然以先王爲文王則關雎麟趾非先王矣此粗迹也猶不免於舛

二南之均爲大姒不可指爲他人決矣二南之首皆以鳩爲比若豐鎬自有王睢其曰睢鳩亦鳩類也皆指大姒之同於文王也周南詩辭自是天子之事召南詩辭自是諸

侯之事或者文王之爲西伯也風化之所形如此國人歌之矣迨其虞芮質成受命作周王者之制旣備應門臯門靈臺靈沼追王之禮上及后稷國人歌之文王之始終如此不可得而一也亦不可得而沒其實也以前日之詩別異於受命之後是以不容於不分蓋周之至德十亂之力也故以周公爲王者之風召康公相文武日闕國百里是以不容不以召公爲諸侯之風周公爲首召公次之欲繫之周公繫之召公理亦宜爾文王之詩王者之事不可以爲諸侯諸侯之事不可以爲王者遂以二南別之後世以

私說爲勝謂文王決不受命以小儒之見揣摩數千載之上事之窒礙皆以強辭勝之至於二南其說不通豈復顧計哉往往專以泰誓無文王之辭而武成有之以此爲證曾不思武成曰先王建邦大王王迹縱以爲出師告名山大川之辭豈有師未及商勝負未決倉猝軍旅中已備追王之禮如此但後世習見秦漢以後玉璽之說乃謂自堯舜以來皆若是雖不以此立論而大意似矣豈知三代之前以諸侯之歸爲受命之實堯舜之朝觀亦然克於書說論證甚多非若儒者偶見泰誓無文王之辭遂藉以亂聖

詩序曰憂在進賢不滯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者大氏模倣孔子樂而不滯哀而不傷之一語耳以孔子之意而觀子夏之言子夏失聖人之旨多矣其竄亂雖也不亦濫乎今觀二南之序大抵皆類子夏之文他詩皆然夫子既亡子夏老於西河西河之人疑於夫子當時之所尊事者視吾夫子不及焉是以果於自信贊亂聖人刪詩之旨後學因襲而不能自悟耳

二南立名之旨是有大焉者非際得文武周召一時王道

之本原未易可知也文武周公父子也而處亙古大聖人會聚於一家之內其所形見必有大過人者自生民以來未之有矣吾夫子發明取商一事旨趣甚深克於書說備言之矣當時所謂至德者不獨文王一人有周公武王是以此事如此醇懿膚論曰武王曰吾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有婦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何嘗專歸之於文王是文武周公之外又有十亂共成此至德蓋一代之盛節唐虞之所不及此吾夫子之所重歎也後世不足以知

詩經

卷一

此強以此事歸之文王而後吾夫子之旨大繆矣知此而後可以言文王之詩繫之周召者為可推矣南之為言無他義也易曰聖人南面而聽天下鄉明而治義止於此文王之化自閨門以達之天下道化之行格於人心及於動植聖人之盛德也文王未嘗改物而化極於聖人之所難能故以南言之不以王化言而託之於南者臣事之節未改也不繫之文王而繫之周召者蓋所以共成周家之至德者二公之力故以是明文王之心焉若其詩則當時詩人之所歌詠而不可掩沒者也然周南之化

深於召南周南之旨大於召南其詩及於召公而不及於周公者道本文王不以周召為斷所以成周家之至德者周召為之冠固宜居之而不辭也

吾夫子謂伯魚為周南召南者何也三百篇之多獨有取於是蓋當時之可學者唯有詩而已爾二南者猶今世小學之蒙求爾人而不學是宜其無知也猶小子何冀學夫詩之意人而不為二南則猶未之學也故曰猶正牆面而立非謂二南能盡天下之理備為學之能事也

介甫之辨二南似專以詩序為斷而以詩辭證之此却止為見理未明徇詩序而不知詩意耳若詳味詩意得明則詩序可略矣詩意本也詩序末也徇末而弃本可乎但觀

召南詩序便似與詩意相遠若周南之序與詩意皆緣特甚但作為文辭以夸之耳害於詩之大者也言易者類以象數極其推演而出於易書之外言詩者類以名物極其推廣又出於詩辭之外皆儒者之深累也易

之理義詩之旨趣終若銷蝕其有存焉者寡矣詳觀詩序其間似若採詩中一辭以為據而後之儒者遂依序之辭演而歸之於詩此固差舛之大者也今世類以

序與詩爲一人之言渾而同之愈遠愈差但見詩序之義之易通而詩人之旨不暇問也詩序顯而易見詩意隱而難知能通其序遂以自多又將以教人也惜哉惜哉邨鄰衛之詩似以地爲別均之爲衛也其事則相參錯焉若二南則不然周南之風雖異於召南皆文王之時也係之周公召公者託之以爲別耳

詩序漢文固後來講師之辭其支離者呂成公言之矣若美若箴若刺若疾亦恐非當時所書如卅族在位相竊妻妾何等語哉使果有之豈耻言人過之義又有以證書而述其生平行事皆若後人追述之辭然詩之爲追刺者亦鮮大抵臆而爲之說爾文之卑陋止似唐世文章未可望晉宋也

春秋諸大夫之歌詩若不與事類甚矣其不足以知詩也詩之不易知於是以詩序之易曉而求其旨而詩意遂大遠矣不足以知詩猶可略繆認詩意浸以訛舛流而不可返其害於詩深矣又不止如春秋諸大夫之失也

吾夫子之言詩大抵推廣詩之旨趣極於精微類出於詩人本旨之外豈害於言詩哉如許商賜以言詩皆爲其能

引而信之觸類而長之以切磋琢磨爲告佳知來以素以爲絢兮之爲禮後其爲充類至義者也後之學詩固不可望遂以子夏能終詩旨之所未及至於理義皆馳則莫之敢議其何取乎學

詩人之作詩也固有不能言者不但託物喻意又加深且婉焉已若是矣猶有言外之旨存焉豈容自揭其不可形言者而爲之序乎其爲序者大抵子夏毛公於數百年之後名謚已彰事效已應然後有此序欲其聞聽不失意趣相契如之何而可哉若聽聞差矣意見異矣乃專以是言詩其大相背繆不足多惟如魯文姜既謂莊公不能防閑爲二國患又謂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事之至粗者差舛如此況其精微者乎

詩人之旨類不易知其物異也其言異也物有產於其地而非他方之所均有言有出於方言而非異時之所通識又況古今相去之遠哉今之訓詁有雜得於他經者有他經之所絕無者雖以詁訓爲準而詩人之旨意殆未必然詁詩者乃若親見而耳傳之何也

子夏之在聖門學問甚淺所謂文學者非學也以詩序言

之其爲文固已隆於魯論他詩之序文體大較相似果使
皆子夏之筆然其論交而見識於子張其喪明而見攻於
曾子曾子固晚成子張又有兩焉觀子夏終身未嘗少進
於道晚年遇魏文侯始尊而大之西河之人疑於夫子而
子夏亦亢然以言詩自命後世宗之莫之敢異豈吾夫子
之所折衷者哉況雜出於毛公諸儒之手乎

詩有自然之旨人不能精求之爾儻精求之則得之矣且
如人君之詩而詩辭乃以臣爲重便是所重在臣詩意在
福其間一二辭乃以德爲重便是所重在德若是者其參
人皆勿之此詩旨之所以愈晦也

詩以情性爲主行乎禮樂教化之微者也蓋禮樂教化皆
所以強其民也若其形於性情者惟詩見之情非所可強
也出於一性之真者不能不發故於理義也常切近焉聖
王取之以觀盛衰治忽之判故情之至者莫之可易治亂
之非常先見焉如大雅多言喜樂國風多言憂思而上之
賢否下之好惡皆不可掩率出於自然而然此其爲義理
之直實者乎三代之時自堯舜以來教化其民道德一風
俗醇下多賢才必其至言確論而後傳焉天下皆通習之

矣孟子所謂詩亡者無復前日詩人之旨雖有存焉者寡
矣夫是之謂之詩亡

六經之教肇於易信於書嚴於禮法於春秋凜凜不少恕
所以從乎人情者詩而已爾人情者非所可強亦非可假
最可以久長而共安之者也故凡經之所甚嚴者皆少寬
焉諷刺箴規顯議隱訕闡闡之私昵家室之懽愛酒食燕
樂之事憂勤勞苦之思皆於是發焉不少遏也然後以此
觀政以此察民以此判治忽之幾明得失之理是以吾夫
子之論道專以詩爲主而非學詩者所可預也

吾夫子之言自有微旨儒者以其小者而弃其大者且
如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過之事父遠之事君
其道當矣夫興與觀可以盡已羣與怨可以盡人五常之
大綱也若是備矣此詩之道所謂雖多者也況又能識鳥
獸草木之名是識鳥獸草木之名特其微者耳故末乃及
之今儒者往往專以識鳥獸草木之名然後爲得詩之道
其失聖人之旨多矣

近世之說詩者大抵以詩序爲宗凡詩之辭盡牽合與序
同然後曲爲之辭使皆盡出於子夏之手則亦未折衷於

吾夫子者也況其失浸遠乎

世之學詩先以詩序存於腹中安得不自障蔽雖欲不奪於序亦不自覺矣惟先去詩序深求詩旨得其醇一無礙皆已融暢然後看序始知序之所失為多

文武周公肇造王業綱維道化類皆純懿精密要於極至夏商聖賢殆有未至者焉故仲尼論十亂之才上與唐虞之尤盛者並稱若又過之矣故其達之邦國臣民流行於事物政化皆不能不形見詩人作詩豈徇於言辭之末哉三百篇之旨可謂博矣其根原於立國之意者不過十數大節學詩者安得不推本而參求之克於諸詩有合原其所本者皆不容以辭之重複為嫌以詩之本原皆同故也覽者不詳其故而厭弃之其於詩人之旨安能數暢無遺

總說終

詩說卷第一

信安劉克學

周南關雎

國風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雎鳩之為物其豐鎬間之羽屬乎且必天下之所通有哉鸛鳴之來巢于魯聖人蓋以為異矣姑以羽屬言之乃曰在河之洲猶黃鳥之止于丘隅也丘之與洲皆非羽虫所止所在之地也大學乃謂於止知其所止則知雎鳩為得其所矣玩其為在之辭不但如所止也河之洲左右皆河雎鳩不出於兩河之間而有速匹鳴聲上下之樂是興大妙之德幾同於文王天作之合盛德之粹如此其偶也詩人極於形容如此其微美是以為三百篇之首文王之至德又先於四始者也河洲指文王也聖人於關雎之旨屢為之嘉歎而不能已自漢以來諸儒皆莫之知夫以一文王之聖生民所未有而大

似之聖又同之焉不但父子也而處此聖人所以深嘉歎者也鵲巢爲召南之首維鵲維鳩亦並言之謂文王太姒同其聖以此推之則此辭之爲並美可知也得淑女以配君子如琴瑟之友鍾鼓之樂始求之如此之勤終得之如此其樂是其次也盛德之至不可加者惟關關雎鳩在河之洲一語而已若妃嬪之貞潔柔順如荇菜之流之芼是又其次也嗟夫十亂在朝大姒在宮大任在上此文王之所以聖歟此文王之所以爲至德歟

葛覃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是刈是漙爲絺爲綌服之無斁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汙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否歸寧父母

經傳之取義於葛多矣大抵取其蔓延此其根本無他義也是詩雖言歸寧父母有本根之義而詩辭不及也毛氏以覃爲延覃既爲延則施爲何哉凡言施者皆延也覃非可以延言似若是覃被覃及之義此蓋名詩之旨不可略而諉之也詩辭亦以葛之所覃施于中谷爲

言之是覃自爲覃施自爲施后妃以柔順爲德取義於葛若女蘿之施于松柏者也若是則何以能覃被於山谷哉施于條施于木可也覃于山谷則不可以蔓延爲言蓋超出乎尋常之外者矣故首章二章皆同辭詩人之旨固不苟也所以繼關雎者也何以言之后妃以柔順之德服習於宮室之邃其所覃及乃至風化天下賢才衆多王業以大國家以興此豈常情所可測度故當蔓延之盛被于山谷葉之茂盛羽虫翔集鳴聲和暢者若林木茂盛之所致而葛乃致之非所致而致焉明后妃自宮室風化天下也而后妃之所服行者皆切近之實事刈漙絺綌澣澣節儉之煩辱爾此與文王卑服同德卒章之言師氏又明后妃至貴而尊敬保母不少間於初年汙澣至末歸寧常情其可不敢專必稟命於傳姆而後行後世以華侈自肆者可少戒矣異時咸周之世惟王及后不會所以奉君上者如彼而文王之世所以自處者乃若是其嚴恭也節儉蓋其細耳不可以發詩人之旨

卷耳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實彼周行陟彼崔嵬我馬
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
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陟彼碩矣我馬瘠矣我僕痡矣
云何吁矣

是詩何其難知也說詩者姑以詩序求通於詩之辭其
所未暢則強爲之說似非詩人之旨去古既遠非有明
證亦不得臆爲之說但二南之詩皆樂易和平此詩乃
不勝其憂卒章乃有一吁不能盡者焉何也據詩序以
進賢爲說乃曰至於憂勤辭亦枝矣詳而思之聖人列
而次之於開離葛覃之下必有大者焉以其時求之其
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殷周之
際其係於二代興衰之判者姜里一事韓退之謂臣罪
萬死兮天王聖明最爲有見大妙居此之時宜其憂之
至此也無一毫怨懟其上之辭其所可證者詩人以淺
辭致微義皆以彼我二字見之詩人之法類如此此詩
首所著見其言彼之危嶮者皆以發思明崔嵬之勢也
玄黃即龍戰之血也兕觥罰觴也因彼而酌此酒勿永
以爲懷勿永以爲傷其旨著矣望者蕪至嶮之執於不

可知之中僕馬皆病云何吁矣不可得而言亦不勝其
可歎也此章非爲姜里發何哉當擴逆患難之時太妙
惟憂傷歎息而不敢言不敢怨其情如此所以采采卷
耳而不盈頃筐者也觀詩人憂歎如此則史謂閔天之
徒求美女奇物善馬獻之紂者庸或有之宮壺之中其
憂也豈此大妙之所以爲聖歟

樛木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南有樛木葛藟
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
福履成之

樛木之義他不見於傳記其歧雍之所產歟毛氏之訓
其以詩序而生此義耳求之詩辭亦無此旨止於葛藟
之蔓施不在木也故榮陽公有不取其木之言竊詳詩
辭與大小雅相近歌詠其福祿爾和平樂易與前詩憂
勤之旨遠其詩人以木爲興其辭曰南南二南之南也
於周南之詩而以南爲辭謂非詩旨不可也其文王受
命作周之詩乎木之曲直其性也文王之王而屈於商
紂有所服事而不得伸此詩人所謂南有樛木也木雖